**圆桌派第一季第22集 大学：谁的青春不迷茫**

[圆桌派 第一季](https://v.youku.com/v_nextstage/id_66ba2c36920211e6b9bb.html?spm=a2h0c.8166622.PhoneSokuProgram_1.dtitle" \t "https://so.youku.com/search_video/_blank)

文化 · 2016 · 中国

主持人：窦文涛

简介：《圆桌派》是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打造的全新“活色生香”聊天真人秀节目，延续不“装”的窦式主持风格，神侃包罗万象的话题，立足网络，开启全新的“谈论+互动”节目模式，场景多变，嘉宾流动。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刘树勇（老树）、刘硕、梁文道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这个点香是为了欢迎谁呢，先给女士优先，欢迎咱们这个美女学者。

刘硕：谢谢。

窦文涛：广院的这个老师，刘硕，因此我们那个请你来都是有阴谋的。

刘硕：要担当点儿什么，是吗？

窦文涛：希望我们这个节目也成为广院学生的偶像。

刘硕：一定会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今天给你介绍一个我的偶像，老树老师，老师好，老老师。

老树：没想到我年龄最大。

梁文道：您就是年龄最大。

窦文涛：老老师这发型是六根清净了，对吧，但是这个心里感觉呢很复杂，首先咱们迷他是在这个朋友圈里，经常见到这个老树老师的画，他的画呢，画得特别地那个好玩，你知道吧，你想不想看两幅，你想看，他很有意思，你瞧。

（观看老树老师的画）

画一：不必总是挣钱，可以装作有闲，春风浩荡时候，天天与花缠绵。

窦文涛：你看乍暖还寒，老树又在胡思乱想了，这说明六根一点都不清静，你再看下边，这是什么？

画二：最近特别累，饭后急上床，睡上一大觉，有事明天忙。

窦文涛：这怎么躺的像病床，我觉得，这个也挺有意思啊，你看看这是什么词啊。

画三：最近总在盘算，马上就要过年，母鸡留着下蛋，公鸡宰了解馋。

窦文涛：好家伙，把女的都留给自己了，你再看这个。

画四：误入黄山深处，云起断了去路，索性倚着老松，看看悬崖瀑布。

窦文涛：这是画得，这个画得好我觉得，这是黄山啊，我跟这个老树老师，我是，他这个神，我也是向往已久，其实之前看他的画就是觉得挺好玩，我真正他对我有所触动，是听了他的一个演讲，在视频上流传得这个很广，演讲的标题好像就是谁牛逼，谁傻逼，大概是不是。

老树：差不多，差不多。

窦文涛：是这意思吧，对，但是当着女士不应该说，就是说我就得就有一次，这个（某）老师也凑在我耳边说过类似的这个话，我们大概是在议论圈里边的一个谁，整天牛叉哄哄，他自信满满，然后这个（某）老师就贴着我耳边说，说你注意到没有，谁牛叉谁傻叉，这是个什么哲理。

刘硕：这就像王朔说的那个，说成功就是你挣了点儿钱让人知道了而已。

窦文涛：有道理。

老树：也是一个道理，对，这是一个道理，人家真牛的人，那实际上是一个自处的问题，就跟你讲得隐士是一个道理的，真隐士是自处、人怎么自处，自处你干嘛要让别人知道，那牛逼就是让别人知道嘛对不对，那就是炫耀嘛，就是让别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 把自己夸大、把自己放大对吧，这种人你肯定就是说，你心里是不安静的，你就有不是自处的一个问题，表演。

窦文涛：对，而且文道你看，你跟这个老树老师，我觉得也有一个相近的地方，他也算是哲学出身对吧，念哲学，他的那个演讲里我还有一个印象，就是他在中央财经大学，他是南开大学学中文出来的，对吧，但是这个财经大学呢，这个有个学生就是问他，就是说要是你能再选择一次，你还读这个中文系吗？还是感觉现在学生是不是就得读点财经、金融对吧。

梁文道：实用的。

窦文涛：然后咱们老老师反应比较慢，说是琢磨了一晚上，是这意思吧。

老树：对。

窦文涛：你最后怎么回答的？

老树：我说再选择我可以选择学哲学，因为我太迷恋哲学了，我就说哲学像空气一样，谁能离开空气活着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谁能离开空气活着，这么着。

窦文涛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呢，就是说这事吧，人哪，你真是不能太较真儿， 你要太较真儿，我就觉得很多问题你都没有想清楚过，比方说这个哲学，我现在就老觉得我们每天花那么多的脑子琢磨，我该怎么趋利避害，我该怎么跟他社交，我该怎么干成我这个事业，这哲学为什么很重要，我不是说那个大尾巴狼的话，我说假如你要有一个科学家的思维。

我那天就跟一朋友说，我说如果你不知道世界是怎么回事，那么你如何知道你所有的这些脑筋，都是有效，都是有用，比如说假设说，哪天上帝告诉你了，你就是一个梦，如果真相是这样，你说影响不影响到你每一件具体的选择，如果这是一个梦，那咱瞎忙活什么呢，瞎折腾什么呢，费那么多心思。

梁文道：是，对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，甚至于我那天就是想，我也是这个人生比较焦虑，焦虑到濒临崩溃的边缘，我就是觉得突然一想，我说面对着这么大的不知道、这个困惑，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就几十年，我想本来应该躺在草坪上，看着这个繁星点点，哪怕想不明白，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。

梁文道：仰望星空。

刘硕：哪有什么繁星。

梁文道：仰望星空，看到雾霾。

刘硕：繁星在哪都不知道。

窦文涛：如果能看见星空的话，不是，就是说你明白吗，就是说几十年过去就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你有耽误这个的工夫，你是不是能够有点闲工夫，看着它就想一想，我死了之后我去哪儿，这一切到底怎么回事，我觉得是不是本来应该有些时间是这么过的。

刘硕：对，我觉得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，我觉得就是有意思的事，自己感兴趣的事，就用这些事情去打发时间，我觉得是最好的，对吧。

窦文涛：现在你的学生都是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吗？

刘硕：不知道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这是不是个问题？

刘硕：我觉得是，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，可能都不太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吧，就是都会挺迷茫的，但是他们也会跟我聊，也会跟我谈，就不知道自己以后可能想干什么，然后我记得以前我有学生跟我说，因为我的学生都是学导演的， 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说老师，他说我妈跟我说了，说你以后也不用当什么大导演，说你就拍点儿像《屌丝男士》那样的片子就可以了，对。

梁文道：然后呢，你会怎么跟他们讲。

刘硕：我会跟他们说，就是首先你要知道，你现在上学的时候应该是干什么的，就是你现在首先你是交学费来的，如果你不好好上课的话，你这钱就白交了，你自己要算出来你平均一节课大概得花多少钱，对，我说所以你要先上好课，我说反正你现在也要上学，你又不可能退学，那你就好好地把你现在该学的东西学好，别一眨眼四年就过去了，因为四年太快了，我对我每个学生都会说，我说你看你们今天大一，我说一眨眼你就要那个写毕业论文了，我说你就是要参加毕业典礼了，真的特别特别快，我都送走了多少多少拨了，是吧，老树老师肯定也有这个。

老树：我送走的更多。

刘硕：是吧。

老树：这个送走感觉不太好。

梁文道：听起来像送终一样了，对不对。

窦文涛：老树老师也是大学老师。

梁文道：对啊。

窦文涛：你觉得现在这大学是个什么情况，现在一般人说起来就觉得中国大学完全失败。

老树：这个就是可能是在大学之外的人这么想，我觉得这里边有些事有道理的，有些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简单化的理解，你看我1983年大学毕业，就到大学来了，三十三年半了，一直是过来，当然它会有差异，比方80年代、90年代，2000年之后，确实还是有点差异的，80年代那个时候，大家觉得好像比较理想，因为那个时候，也没有别的可能，全民上下都写小说，写诗，老太太都是女诗人是吧，人人都这样，所以很多人很怀念80年代，很理想主义、很纯净，当然我不那么想，现在回头想想就是80年代太简陋了，还是太简陋，资讯太有限了，一本书是吧，能一下子发行几百万，萨特的一本著作发行几百万册。

梁文道：其实很荒谬。

老树：很荒谬的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人人都捧读萨特的哲学。

窦文涛：《存在与时间》。

老树：对，不是开玩笑吗，是吧，但是到了后来呢，就是说慢慢的，特别是1990年以后，慢慢的就是比较实用一点，但是这个是次要的，这个是整个社会的问题，不能说是大学的问题，还有一个就是说体制上越来越严格，那对这大学的教育规定越来越多，当然我的经验是，包括我自己也这么做，包括我身边的很多老师也都这么做，特别是在大学干了很多年之后，他真有大学理想，自个儿也在实践、也在摸索、也在研究，他在包括参照像民国、国外这种大学教育的一些经验，最最要命的，我感受到这种变化，就是这种体制的对于这个大学的这种教育的限定太大了，但是。

窦文涛：比如说，你说有什么限定？

老树：就甭说别的，就是这种很简单一个道理，就是从我身边发生的，你比如说你是大学老师，必须是博士毕业，你才能够进入大学是吧，但是博士这个东西是怎么着，你比如说你学艺术，只有学到史论的时候你才能够读博士是吧，学史、学理论的，你才能够有博士学位。

那好，我如果必须进博士的话，因为我进来全是搞史论的，我现在是比方说执掌设计系，设计系是操作的，是培养好的手艺人，好的设计人才，你老师是必须能动手能力、想象能力是非常强的一个人，不是在卖嘴的，不是口条主义者，嘴力劳动者，那是真的上手干，所以硕士层面是最好的，不允许进，你不是很开玩笑吗，对啊，你这个规定是怎么来的，这莫名其妙对吧。

刘硕：像我们那年说要进一个，教剪辑的老师，然后就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，一个是他的大学本科必须是211大学，然后一个是他必须是博士，然后与此同时他还要就是你教剪辑的嘛，你肯定还要对这个领域你是要熟悉的，但是你要找到这样。

梁文道：结果找不到这种人了。

刘硕：对，这样三项在一起的这个人就太难找了。

梁文道：好莱坞顶级的剪辑师都请不进来，一看，不是211大学，还不是博士。

老树：学历不够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比如说就跟评职称一样嘛，你要说没一个标准，那有一些人说，那你就改人治了，那这大学校长，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这个中学没毕业的，你有学问请你来当老师，可是你要这样，今天你在中国大学这么整一整，那可能更多的腐败就来了。

梁文道：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我们看很多别的国家，他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做，我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像新闻传播这种行业呢，在别的国家很多时候，他的比如说研究生、负责教研究生的老师，可能没有什么博士学位、硕士学位，因为这种行业，跟你比如说，你教哲学、教历史不一样，他要培训的不是一个学术研究能力，是一个实战操作的能力。

所以他们有时候这种学院呢，他要求的那个制度不是一刀切的，不能说整个国家整个大学每个系、每个研究院，都用同一个标准招老师，比如说你要教新闻，他可能是会请一些很有名的老记者、老编辑，那你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些国外的教传播的院校。

像哥伦比亚大学，他的新闻传播学院里面很多老师就是一些老编辑、老记者、老主播，就是这一种人对不对，那这种人才能手把手教你出去做采访、你怎么样，一个老师光看书我怎么教一个记者说，你遇到那种难缠的那个老头你问他怎么样。

刘硕：怎么去采访他。

梁文道：对。

窦文涛：这么说我都可以上你们学校去混混。

刘硕：太可以了，要不要来。

窦文涛：是吗，你们有美女班吗？我主要培养女主播。

刘硕：没问题，我们就剩下美女了。

窦文涛：当然，就比起老师，我是比较关心学生，就是好像我听见很多人，这几年都在说，说现在这个大学生说是太功利、太实用，这个上了大学就开始琢磨着创业，甚至跟老师什么搞关系，是不是精神上已经下降到这个程度了呢你觉得。

老树：这个东西不能特别简单地来理解它，因为你比方说学生那种自食其力，中国早起的学生，包括国外的一些学生，特别是学这种就是学和术你得分开讲，刚才梁先生讲得是关于学的这一块，人文学科，比如说做研究的就这一块；

术的层面，就是操作的层面的这种很多专业，他有一些，有很多孩子就比如说一个是花费的，就是费用比较大，一个是很多家境是很不好的， 特别是你看，一般家境不太好的孩子，特别喜欢选一个实用的专业，尽早地能够，一个是能找到工作，一个尽早地能挣钱，先解决自己吧， 然后将来再帮家里吧，这种期待他是一个连带性的。

所以我倒不回避或者说是，我们的学生我就支持他们，我说希望你们二年级以后，就开始应该做工作室，因为他是学设计的，你做一个作业，他是每天都要做作业几乎，做完作业，有些作业是设计产品，他完全可以把它产品化，再稍微投一点钱，就可以把它产品化， 产品化你可以把它卖掉，你开个那个淘宝店，你开个网店、开个微店，是完全可以卖掉的。

你干嘛你做完作业，老师给你打个分，然后就撂那儿了，你到了年底就回家了是吧，你今年挂科了没有，没有挂科，你上学做作业，第一不是给老师看的，第二个也不是给家长看的，你首先是给自己做的，一个是自己手艺的提升， 第二个，你干吗不顺带手，把它给卖掉，挣点钱呢，这不是好事情吗。

刘硕：对，就像我们学生拍完作业以后，他们可以去参加一个影展、比赛，然后自己又获得了肯定，有荣誉，然后同时可能还能够，给自己带来一个新的机会，比如说谁谁谁看上你了，说你要不要来拍个片子这样的。

老树：我跟你说这个学风什么败坏什么，跟这些我觉得没有关系。

窦文涛：那跟什么有关系？

老树：我感觉跟整个的这种社会的，这种的一种整体的败坏有关，你不能讲就是大学生坏了，怎样怎样的，我们可能想象的大学是跟社会是区隔的，相对干净的一个地方，好像里边长的竹子跟别的它都不一个样，是吧。

那不是的，它也是竹子，整块竹林它都连着呢对吧。

窦文涛：真的是，我反倒真觉得就是，像文道过去讲过一个观点，我觉得挺好，他那讲的就是西方大学的那种理想，这大学是人类实验室对吧，大学里面各种异端都可以自由存在，最开放，因为不定什么时候人类遇到个外星人入侵了，就可能大学里蕴藏着一个异端，他有一招。

老树：我就特别赞同你这个观点。

窦文涛：他的观点。

老树：你的观点，我过去一直说，就是说我曾经跟我们这个学校领导说，我说咱们一进校门，现在校门比方说都是各个领导当年题的什么词，校训什么的，我说应该把这个词改了，他说改什么，我说改，刻上怀疑一切，他说那怎么行，我们要相信什么、我们要坚信什么，怎么你怀疑一切，我说这话不是我说的，他说谁说的，我说恩格斯说的。

梁文道：对，没错，是。

老树：我说在大学里，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被讨论的，人这一生如果能有幸进入大学，你的生命里边有这么一段时光，在大学里把一切问题、各种疑问解决好它，你回到社会上，你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。

你现在各种毛病的人太多了，大学里这种毛病的人也很多，为什么不允许讨论这个问题，他这个东西他不能释怀。

梁文道：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，因为你从整个，对整个社会来讲，学术研究或大学里面，他训练的是什么，就是我们人类未来会走到什么地步，我们五年后怎么样、十年后怎么样，几十年后会怎么样，很多时候那些动力、想法，就是来自学校。

老树：可能性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现在老去大学讲座，你觉得现在这学生们，他们有兴趣跟你谈这些玄虚的事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还是有，而且很有，我觉得不要低估现在年轻人，我跟你说，比如说像我做读书节目，我一天到晚收到最多的来信，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信吗，都在问，我现在发现很难选择价值观，到底什么叫真理，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很奇怪，就都把你当人生导师，给你来一大堆这样的很玄乎的问题，那这些都是学生，可见学生是关心这些问题的。

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，我一天到晚碰到类似的问题，而且不止来自年轻人，甚至中老年人，你想想看一个年纪比我大几十岁的人都来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我就很尴尬，但是从这个侧面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，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，关心这一类问题，在我们国家是否表示我们整个教育里面，从来没有就这方面做好过。

就是说我不是说，别的国家的年轻人不会关心人生意义，而是对这个问题的困惑，没有那么普遍，那么大，就是我常常形容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对于意义价值的肯定跟追寻，我们的社会没有给到足够的资源，比如说学校，学校我们会教有很多思想教育，教你应该怎么样，怎么样，然后给你一堆价值观，这个是对的，那个是对的，那这个错的。

但是问题是，真正的价值观的培养，是要几个方面的，第一个方面就是，你要先懂问问题，就是像老树老师讲的，你要怀疑，你如果不经过一番怀疑，去不断的问，然后那样的信是个盲信，盲信这个东西它的问题在哪儿呢，你如果完全盲目狂热的信一个东西也就罢了。

最怕的是什么，就是有一天你是从小都相信这个，但你没经过自己的思考、批判，然后有一天你在社会上撞板了，你会忽然之间颠覆一切，就虚无、就怀疑，就什么都不再相信，但是如果你小时候，你是知道这个社会，就会有种种那样这样的问题，然后我自己消化、考虑，我觉得这还是对的，那你整个人生立得很定的。

窦文涛：但是你比如说，假如我是你的学生，那我说这个老树老师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，比如说我想留在北京，但是我找不到工作，现在竞争太激烈了，找不到工作，我生存都有困难，那你跟我讲什么价值观，讲什么人生观，我现在的问题也许是，我要不要留在北京，还是我只能回，我家乡我也不想回去了，那我下顿饭在哪儿，就时这我何以自处呢，你会怎么回答他。

老树：我一般都是这样，这种情况我也是经常遇到，学生跑到我这儿来，我们经常聊到类似的这个问题，这个是应该是步步声疑，步步你得自己了断这些事情，你得走一步说一步，严格意义上就是说，毕业之后你要找到工作那就好，然后找到这个工作，你要解决这个饭碗问题，在我的画里不是经常说，叫眼前两碗米饭，你要先解决这两碗米饭。

窦文涛：眼前两碗米饭。

老树：对，心中一粒飞鸿。

窦文涛：还有飞鸿呢。

老树：还有自由的那个想象的，思想上的情感上的那种自由，那个是比较高端的一种享受是吧，但是你眼前的你这口饭你吃不上，你想什么，此事不成你遑论其他是吧，这个是必需的。

窦文涛：是啊，那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。

梁文道：没有办法啊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老师教不了的，就比如说每个学生处境不一样，每个人际遇不一样，运气机会都不一样，老师怎么去教你，你该靠打什么工为生，然后做什么生意、做什么、进什么行当比较好，但是老师能够教给你比如说一些基本的思考方法，一种价值的，判断价值的态度，这些东西也许你今天觉得不实际，但是迟早有一天你还是会碰到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迟早会在你生命中，不晓得什么阶段发生，老师能够给你的是这一个。

老树：他目前最大的疑问，可能就是要找到一份工作，对不对，那你先解决这个问题，我就一直主张不要，我们刚才谈的是把前前后后的，不同年龄阶段的、甚至是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你堆到一个人，此时此刻你要让他整体解决，那是不可能的，每个人都得，你得一步一步地走，步步的，我说步步生疑，先解决眼前的这个疑问。

所以我比较赞同的就是，人不要先有一个形，把自己设想成一个什么样子，你这个形，我比如说你是个方的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准确的一个方形的一个尺寸的东西，可以把你搁下，是不可能的，那好，人就最好要无形，就是我的意思就跟水一样，流到一个什么形状里，我就是个什么，随物赋形。

窦文涛：是，但是如果说，我有两碗米饭的这个饭碗，但这个饭碗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，那我怎么办？

老树：那你眼前，你能换个工作吗？

窦文涛：没有。

老树：那就做着嘛。

窦文涛：没有更好的选择？

老树：肯定要先做着嘛，所以我跟我学生说，你先解决这个饭碗的问题，这都甭废话。

窦文涛：是。

刘硕：像我就经常，会给学生介绍一些工作。

窦文涛：这老师好。

梁文道：连这个都管。

窦文涛：我现在有一个感觉，最近经常有人写这个论文题目，就说现在的这个当今年轻人叫空心化，就空心化这种现象，那天我就跟一个年轻人就在聊，我说啊，刚才这个老树讲这个80年代，那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也不见得就靠谱，但是至少那个年代有一个特征，我现在老觉得人是不是得憋着，就是人憋着，真的，我就插个，那天我想起那个就是最近去世那个老歌手，叫莱昂纳德·科恩，就说这辈子，这人就两件事，就是女人和写歌是吧，但是呢。

刘硕：多好啊。

窦文涛：他就是老树的这个弗洛伊德，谈到的弗洛伊德这个理论，他就是说一找着女朋友，他创作灵感就没了，就宣泄了，你知道吗，憋……，我记得原来有一个画家叫达利是吗，也是这样，这达利就是说我越憋着，我越出东西，知道吗，他就是…

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，就是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看像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极度贫乏，有些人，你比如像我哥那就是车间做工人，那应该说你要照今天大学生来说，这工作都不屑于去做，可是他们真的是知识青年，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那个时候太贫乏，我说一直到现在这个岁数的人，就包括为什么我说这个老树老师这个地下室里，画点儿这个小画是吧，我说我见过太多我的这个同龄人，包括我自己，一个爱好就能支撑我的生命。

就是说我不会觉得没灵魂，我只会觉得忙的没空，像咱们上次找那丁学良老师，老教授就是说，他听古典音乐，他说我每天晚上听古典音乐，听得我有时候就流下眼泪，就哭，你看，一遍一遍地听贝多芬，这就说明你看，在某些人当中，仅仅一个爱好就足够支撑起，他可以白天上班，可以白天忍受一切的这个老板的斥骂，但是他只要回到家，他还有这个。

你说今天孩子应该说爱好更多了，但是我说那既然你能提出这个问题，觉得空虚，迷盲，时间不知道怎么打发，是不是这说明你的爱好不够强烈啊，就是因为你像老树老师他这一个爱好，我觉得就能支撑起他的生命对吧。

梁文道：画原来就是爱好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分析过，为什么现在似乎爱好更多了，但是他会觉得不足以支撑他的这个灵魂。

刘硕：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的学生过得太安逸了，就是条件太好了，就是也没什么愁事，然后就得给自己要找一点愁事，那这个愁事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也就是如果他有一个特别强烈的目标，比如说我没有钱吃饭了，我要去挣一个钱，我要去吃个饭，或者说今天这个作业我必须去写完，必须去拍完这个片子，我就有事干了，他就不空虚了，我觉得是这样。

窦文涛：现在的事好像。

刘硕：但是闲的。

窦文涛：都是实用的事儿，感觉要做点什么，他是能挣到钱，他是能那个带来工作，按说都这么实在了，可是实际上另一方面，他似乎又最多的一个词叫迷茫，就茫茫然，我觉得挺，真的，他们要这么说，肯定又在说我们并不了解今天的年轻人，这是完全有可能的，但是我老觉得就是说，比如说你像文道爱看书，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，你哪怕说咱找不到好工作，但有两碗米饭，能吃饱饭，对吧，能吃饱饭，那只要有书，我今天晚上就能过，过得还挺开心，但是这种东西，现在是不是对人没有这么大的滋养作用了。

老树：这个是，你看从我个人经验，就是说年轻人，你说我们不了解他，因为可能岁数差距太大了，但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年轻时候，甚至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，你要说现在的孩子空心化，我不太爱听这种话，就是我们先说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这种稀里糊涂的，你搞不清楚你要干什么。今天很兴奋，那个时候第一你可能是欲望，你知道的可能性太少，你不知道世界那么大，是吧？

现在你从资讯的角度来讲，原来世界太大了，可能性太多了，可选择的余地也太大了。过去你就知道那一点，有那一点你就满足了，在那一点里边，还真有你能享受到，那了得，你还在家里，就是分一个东西，一个西瓜要切成几块，给你一块大一点，给他一块小一点，无非如此。现在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什么很稀缺的资源了，所以现在来讲是大家茫然空虚，我们年轻时候其实也这样。

我记得我包括刚大学毕业，然后一到北京来，那懵啊，焦虑，瞎焦虑，每天就觉着好像是你不焦虑显得自己不深刻，是吧？头发留起来，像艺术家一样，跟真的似的，你现在仔细想想，特可笑，是吧？年龄过来了，你会自己觉得，因为那个时候事实上一样，跟现在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因为我老在大学里，一茬茬老见学生，其实发现一样，我们也没好哪儿去。

刘硕：其实可能都是大家会在年轻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必经阶段，其实你走到了一定的岁数，真的也就知道该自己该干什么的了，当然到老了也想不明白的人，也是大有人在的我觉得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觉得后面这个才是，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，就是年轻人迷茫是应该的， 就是年轻人对人生有疑问是必然的，我们都这样，综合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连老人都迷茫，这个比较常见，这个让我觉得挺惊讶的。

窦文涛：没错，现在我是觉得好像包括老人、包括这个父母，你看好像都觉得活得那么不安生，就是不能踏实下来，你看有的孩子就是说，这个过年一回家，他说我不想回家的原因是，我父母吵架吵了几十年了，我们小时候也这样，就是好像为什么咱们这个社会里的这个人呢，似乎都是有点像热锅上的蚂蚁。

老树：岁数大的好多人，人格很不健全的人真是很多，也可能我们过去的这种整个社会过来，体制过来，大家都已经都有点神神叨叨的，都有点不大正常了，到了岁数一大了之后，包括我们最近学校发生了一些事，我就觉得特别奇怪，大学教授是吧，甚至学校领导，说是动不动就是说写匿名信，我都觉得非常奇怪，这个年代还写，堂堂大学教授写匿名信，你堂堂正正地，你有什么问题不能反映吗？

刘硕：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，可能真的是你直接说是没有用的，你想如果他要直接说有效，他为什么要写匿名信。

老树：但是我觉得这个匿名，这个就非常，我的感觉就是很下作的事情，就是我是很难接受说，写匿名信，我匿名告你，匿名怎么地。

梁文道：匿名揭发。

老树：匿名揭发，说是当然有一个理由说，怕是被谁打击报复（刘硕：这很多高校都有的），但很奇怪，一个领导给一个群众，给上级领导他举报一个群众，这不存在谁打击，你说打击报复，那只能说你打击报复我，对不对？出现这种情况。

刘硕：这可能就是又想把这事说出来，然后害怕承担责任。

窦文涛：我还听说的是，大学生举报老师。

老树：这个有。

窦文涛：你在课堂上放什么大放厥词，有学生就有可能给你写。

老树：我经常被人，现在好一些。

窦文涛：你碰到过这事？

老树：我碰到过，但是很少，我基本上是直接站起来，你不能说那个什么东西，你比方说我去台湾，我说台湾怎样怎样，他说你应该说我们台湾，怎么怎么的，后来分发现那个话怎么说，就是意思那是祖国的一部分，你必须要加一个前缀，或者加一个什么的，我说你有毛病吧对不对，有一些孩子这样。

梁文道：我觉得这个最好玩，我有时候也遇过。

窦文涛：学生负责政审是吗？

梁文道：学生政审，现在很多人说，梁老师你不能够说台湾台湾，你要说中国台湾，我说那这样子，那我去上海我是不是得说中国上海，你如果说那是，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我到了安徽，那是中国安徽，你不能光说安徽，安徽现在分裂吗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你要说今天人们没有，大学生他没有价值观，其实他也被植入了很多种东西。

梁文道：这个不叫价值观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就是一种什么东西，这算是一个什么呢，我发现有的这个学生，他实际上在这方面这个叫根正苗红，就是他这个思想，比我们还左就是。

梁文道：这所谓小粉红嘛，现在，对，但我觉得如果他真心相信一套国家给他的价值观，我觉得不是问题，但是我担心的是什么呢，反而有很多人我觉得，他倒不一定是信不信这个东西，而是这有好处。

老树：对，最要命的就是这个东西。

梁文道：或者至少没坏处，是吧。

老树：对，这个最要命了，就是说事实上现在很多人，包括老师，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就是怎么，你老师教授都这个样子，你何以教人对吧，我是要谈的这个问题，就是梁先生刚才讲的，就是一些岁数很大的人，他这种盲目性，但是他又不是盲目，他是很清楚利害的，他是非常会利用这套体制，利用这套游戏规则，达到自己的这种目的的这种人太多了。

窦文涛：你说得太好了，就是所以我现在就觉得，其实年轻人他比我们这个岁数的人，其实还是好一些的，你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当主持人，我就老早就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比如说选秀， 年轻人，我曾经说，我说这个年轻人最虚伪，在台上说的全是那个空话套话。

可是后来我转念一想，我明白了，我说你看像我们这种中年人，你已经狡猾到叫做什么呢，叫做真话不全说，假话全不说，就其实这是个老狐狸，你知道吗，你已经狡猾到，大家看着你真厉害，跟鲁迅似的，可是实际上你深通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，你知道你不会有事，你已经狡猾到可以不违背自己的某种所谓良知，真知，但是又能把自己想说的意思表达。

年轻人相比之下，其实他单纯，我知道我这么讲真话是学校不允许的，那么怎么办，那只能你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，所以他就是有时候会，其实你有时候看看，包括就是说是，咱就说这个故宫的那个鉴定专家，前几年不是净出这个丑闻吗，银行或者还是哪个人给你钱，你就愣能把一个假文物，几个专家你就给人开证书，就是说这值几个亿，什么金缕玉衣还是什么的，如果你一个咱说学高德重，威望这么盛的这个老教授、老学者，你这个学界良心，你都是这么一帮市侩的话，你怎么能抱怨你的学生实用呢。

老树：对啊对啊，说一句绝望的话，很多人都是骂大学，这个大学现在在公众的心目中就是败坏的，后来我说我作为一个在学校里从业那么多年的老师，我的经验是怎么着，进大学之前，他已经定型了，没法改了已经，已经被教化了，已经被驯化成已经是那个样子了，非常非常典型。

窦文涛：大学老师把责任退给中小学了。

刘硕：主要还是家长。

老树：我真不是推，我努力地希望就是说能够跟他们沟通，我后来发现他那个力量非常大。

窦文涛：这个孩子们，你就刚才问他一上台说什么话，他都这个，我们的祖国对吧，今天到了一个历史上的转折点上，我们都要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，我就觉得谁教他这么说话的，后来我又发现仍然你不能说年轻人，我又发现，所以你广院的，咱们格外可以研讨一下，我就说中国有这么一种语言，到最后你会发现呢，连企业的老板、董事长，他在咱们这私下里讲话是一套嗑，他只要一到讲台、一到电视台上其实全是这样，哪怕他讲他公司业绩的时候，讲得都像是国家，像一头东方的巨轮是吧，我们正在扬帆远航，这个我觉得没有语言了。

老树：话语，一套话。

梁文道：对，我觉得可怕的是，他还不止限于说一些，讲政治正确的话， 现在比如说有时候看到，一些年轻人写东西给我，我让他们去做一些事，一些比如说招聘一些人，我常常会看到，他们应聘的时候写来的东西，比如说我叫他试着，你今天宣传一本书、宣传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试着为一个项目做一个什么文案，我发现他们都在写一下很合格的文字。

就是说这里头，没有任何政治情况，我不是叫你上台演讲，歌颂祖国，我是叫你卖个东西，但是他都会写成一套，怎么那么熟悉，好像所有人都在写同类的文体，文字，都是虚，就是他的文字可以写得很长，写得很漂亮，但是你看完之后，你一点都不记得他到底写了什么，全是套，一套一套的。

刘硕：我觉得这跟中学上学都有关系，我觉得我们高考就是中学写作文的时候，老师就会教给我们一个方法，就是应该先写什么，后写什么，你这样的作文肯定是不会出错的，对，我觉得这种思维习惯，可能在他小的时候，就已经养成了。

窦文涛：所以就是跟文道这个面相一样，还没年轻就已经老了，从来没年轻过。

梁文道：没错，从来没年轻过，对。

窦文涛：老小孩了，好，谢谢。

END